

# 「波蘭問題」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共黨組

一、討論專題：波蘭問題的背景、發展及其影響

二、座談時間：七十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午二時卅分至五時卅分。

三、座談地點：本中心一樓會議室。

四、出席人員：

(一) 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懋慈先生 外交部顧問

王兆徽先生 政治大學教授

王章陵先生 臺灣大學副教授

吳庚先生 臺灣大學教授

李邁先先生 臺灣大學教授

(二) 本中心參加人員：

張京育先生 本中心主任

郭乾輝先生 本中心副主任

周煦先生 本中心副主任

郝雲亭先生 本中心研究員

羅石圃先生 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副召集人

汪學文先生 本中心研究員兼中國大陸組副召集人

陳元先生 本中心經濟組召集人

尹慶耀先生 本中心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許智偉先生 淡江大學教授

項士揆先生 外交部亞西司司長

蔡政文先生 臺灣大學教授

魏守欽先生 臺灣大學教授

洪茂雄先生 本中心副研究員

畢英賢先生 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王承宗先生 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謝天士先生 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璋津先生 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羅憶珍小姐 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玉珍小姐 本中心助理員

## 五、主席（張主任京育）報告：

謝謝各位學者專家參加此次研討會。

自一九八〇年七、八月以來，波蘭之工人運動，一方面繼承了過去歷次波蘭人民爭取自由、改善生活之傳統，另一方面亦打破了共產黨號稱之共產黨係代表人民、為人民謀福利之神話。

此次波蘭之工人運動不僅歷時相當長而且有組織，同時，除工人外，知識份子和農民亦共同參與，其活動亦獲得教會之支持，加上波蘭固有的民族主義情緒，使波蘭的工人運動兼具了羣衆及道德基礎，成為一波瀾壯闊的運動。

在此期間，波共政府被迫作若干讓步並曾一再改組，但在十二月十三日波蘭軍隊出動時，吾人發現儘管波蘭政府一再讓步、改組，又喪失民心，但波蘭之鎮壓機器仍相當有效。一般咸信此次軍事行動必有蘇聯之支持與指導，否則在華沙公約指揮下之波蘭部隊難以達成如此大規模的調動。一般所稱蘇聯尚未干預，只是其尚未出動戰車與軍隊而已。蘇聯對波蘭局勢早已透過軍事演習等進行干預。以當政之共黨國家言，波蘭此次實施全國性軍事管制係首開記錄。在一般民主國家政府喪失人民信任時，政府就要改組。但在共產極權體制，政府失去人民信任時，政府就「改造」人民。據報導：波蘭政權已對新聞界和教育界實施大規模「改造」運動了。

此次波蘭的自由化運動究竟如何發生？其與過去歷屆之工人運動有何關連及異同？波蘭當局及蘇聯集團對波蘭一年多來之工運採何種態度與對策？波蘭團結工聯過去奮鬥歷程中其策略與效果如何？在波蘭採取戒嚴及軍管後，西方之態度如何？過去他們對波蘭之工運有什麼看法？而中共對波蘭局勢演變所持態度及應變措施又如何？以上各端均為舉行此次座談會所欲研討的要點，以期對波蘭局勢有較深刻之認識。請各位多多發表高見。

## 六、引言報告：

### （一）尹慶耀先生：一九八〇年後波蘭政治危機之演變及其與一九五六、一九七〇、一九七六年三次重大危機之比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經常在動盪不安中，而以波蘭為最。四十年代蘇南反目後，史達林在東歐整肅狄托主義者。東歐共黨領袖，不少人被殺或瑯瑯入獄，波蘭的戈慕卡即入獄者之一。五十年代的東歐動亂，與反史運動有關。一九五六年二月克宮反史，四月間戈慕卡被釋出，六月間波茲南工人暴動，七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共黨）二屆七中全會，討論波茲南事件善後措施，決

議起用戈慕卡。十月八中全會戈慕卡當選第一書記。黑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前往華沙阻止未果。戈整肅親蘇派，當時的波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K. K. Rokossovsky）被迫返回蘇聯。戈在八中全會的演說，導發了同年十月的匈牙利革命。

六十年代的東歐動亂是經濟改革所引起，以捷克的自由化為代表。但波蘭受到波及，觸發了反蘇的學潮，也帶有自由化的色彩。學潮被戈慕卡壓服，他整肅了若干政府官吏，總統奧哈布也託病辭職。

七十年代東歐比較平靜，但波蘭仍有兩次工潮。一九七〇年耶誕前，工人抗議物價上漲，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首先發難，迅即蔓延至全國，當局出動戰車鎮壓，蘇聯陳兵波蘭邊界，戈慕卡終於去職以示讓步，由吉瑞克繼任第一書記。一九七六年六月波政府宣布提高食品價格，又觸發工潮。波共於廿四小時內撤銷漲價案，工潮雖未擴大，但有若干工人被捕，而高級知識份子組成「保護工人委員會」（後改稱社會自衛委員會——KOR），其他類似的人權運動組織也相繼成立。

八十年代的東歐動亂，是共黨制度下各種病症開始併發，又以波蘭工潮為代表。一九八〇年波共政府決於七月一日起提高肉類售價，是最近一次工潮的導火線。

吉瑞克上臺之初，曾以改善人民生活為號召。七十年代為波蘭由農業國進入工業國之轉型期。吉瑞克曾舉借外債，從西方大量引進技術及整套工廠設備，優先發展重工業，促使波蘭經濟現代化，七十年代前半發展順調。依一九七九年西方統計資料，當時蘇聯集團中國民個人平均所得，東德為四、二二〇美元，波蘭二、八六〇美元，蘇聯二、七六〇美元，是波蘭尤高於蘇聯。其時吉瑞克聲望不低。惟若干投資成效不著，加以蘇聯供應之石油等隨同國際價格上漲，遂使波蘭工業成本提高。而石油危機引起世界性經濟不景氣，使波蘭產品外銷困難。又吉瑞克政權藉大量輸入消費物資，由政府津貼，低價供應人民，以改善其生活。但本身農業政策錯誤，又值天候不良農業減產，而輸入品價格則不斷上漲。七十年代後半，波蘭經濟情況乃不斷惡化。現波蘭積欠外債已達二七〇億美元，而政府財政支出中百分之四十用於津貼物價，故調整物價，事非得已。然物價上漲範圍廣而幅度大，人民生活驟陷困難，憤而抵抗，亦屬意中事。

一九八〇年爆發的波蘭工潮，與過去有若干不同。如前所述，八十年代的東歐，已屆共產主義制度若干病症的併發期，其背景即較嚴重。波蘭當前出現工人、教會、知識份子「三結合」，已非單純的工人運動。其行動原本有計劃、有綱要、有嚴整的步驟與適切的尺度。回溯一九五六年六月工潮，雖以「麵包與公正」為口號，終至羣衆攻擊共黨建築物。一九七〇年工潮中亦有暴力行動。八〇年代的工潮則以靜坐示威開始，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七日華勒沙出任格但斯克市罷工委員會主席，向政府提出廿一項要求。八月卅一日波政府與勞動者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工人以和平手段迫使當局接受其若干要求。九月六日吉瑞克下臺，由卡尼亞繼任第一書記。十七日獨立的新工會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共同綱領及申請註冊辦法，團結工聯事實上業已形成，且註冊登

記也終於成功。按一九五六年工潮後，波蘭也有合法的獨立工會出現，與共黨御用工會並存。不過，波共當局利用政治、經濟等差別待遇，使獨立工會處於不利地位而自行消逝。八〇年代的團結工聯則非往昔可比，它有廣大的羣衆基礎，且屢次聲明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退出社會主義陣營，使波共當局不便鎮壓，蘇聯亦止於警告並以軍事演習相恫嚇，對實際介入異常慎重。

然波蘭經濟情況繼續惡化，物資供應短絀，人民生活困苦到不堪忍受程度。波共當局無力改善，團結工聯有意自行參與改革：第一階段由工會自主管理公營企業，此項要求政府業經應允；第二階段地方自治體也由工會與人民運作，此點則政府難以同意。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分兩階段舉行，第二階段於十月七日閉幕時，通過包含以自主管理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民主化要求在內的綱領。十月十八日卡尼亞辭職，由賈魯塞斯基繼任第一書記，仍兼總理與國防部長。他曾向國會提出授予政府限制罷工的特別權力案。十二月十二日團結工聯全國協調委員會決定如國會通過禁止罷工案，將實施全國總罷工，並就政府信任案舉行公民投票。終導致十三日波共當局實施軍管及戒嚴，並大量逮捕團結工聯領袖。

團結工聯發展過速，全國有四十九支部，會員九五〇萬，農民團結工會三五〇萬，二者合計已超過總人口三、五〇〇萬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其發展過程中已迫使波共屢次更換領導班子。於是內部激進派乘機抬頭，其行動已逾越原有的尺度。至於賈魯塞斯基原屬波共溫和派，救國軍事委員會採取行動後，仍聲言「我們是個主權國家，要自己解決本身的危機。我們而努力不流波蘭人的一滴血」。「當前面臨的問題，不是武力所能最終解決的」。波蘭前途依軍事鎮壓擊潰工聯而恢復平靜？打擊工聯中的激進派而與溫和派妥協？全國陷入混亂，招致蘇聯介入？似乎均有可能，但以前二者收場的可能性較大。即使如此，業已病入膏肓的波蘭經濟，又怎能起其沉疴。

## (二) 魏守嶽先生：波共當局及蘇聯集團對年來波蘭危機所持態度與對策

一九八〇年七月波蘭政府宣佈肉品漲價，引發華沙近郊及格但斯克工人罷工抗議，組織團結工聯，一九八一年二月農民亦要求組織鄉村團結工聯，於是產生了波蘭工人及農民與波共當局的對抗。此乃工農為爭取本身利益，反對波共錯誤政策的自發運動，也是代表真正波蘭人民的意志，反對其無能統治者的民主運動。波蘭危機並非來自西方帝國主義或反共組織的教唆，更非由外力所領導的對波共統治的叛亂活動。

波蘭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三信仰天主教。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波蘭格拉哥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racow) 卡諾爾沃替納樞機 (Cardinal Karol Wojtyla) 被選為第二十四位天主教教宗，並擇名為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成為第一位波蘭籍的教宗。波蘭天主教徒以及所有波蘭人民，當然引為民族殊榮。故當保祿二世就任教宗大典時，波蘭總統賈布隆斯基 (Henryk Jablonski) 亦參與盛典。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教宗保祿二世應邀訪問波蘭，不但受到波蘭總統賈布隆斯基、波蘭總主

教魏辛斯基樞機 (Cardinal Stephen Wyszyński) 以及波共第一書記吉瑞克的招待，更受到波蘭人民的狂熱歡迎，僅六月二日教宗在華沙勝利廣場主持公開彌撒時，參加羣衆便多達二十五萬人。由保祿二世所引發的宗教狂熱以及民族光榮感，自然對波蘭人民產生莫大感召。再加以保祿二世認爲波蘭人民曾在二次大戰期間犧牲數百萬生命，應該替波蘭人民取得民族自決的權利。由此可見目前的波蘭危機，不但具有人民自覺自發的民主性質，亦具有全體人民追求民族自決的民族解放性質。

波共雖爲蘇聯共產黨用以統治波蘭人民的傀儡，但亦同是波蘭人民的一部份。因此除部份喪失民族意識而願認賊作父的黨徒外，其他黨人即使因黨籍關係，不便直接參加人民的民主及民族奮鬥，亦多對工農及宗教信仰徒的要求與號召，持和緩妥協的態度。

首先，波共在全國性和平罷工的威脅下，與工人達成妥協性的格但斯克協議，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並檢討施政錯失，更換吉瑞克而由卡尼亞擔任共黨領導。團結工聯乃在華勒沙領導之下，發展組織於全國。卡尼亞持溫和態度，一方面竭力敷衍蘇聯與華沙集團催促採取強硬對付措施的要求，一方面與華勒沙接觸，尋求和平妥協的解決方案。他一再承諾波蘭將繼續留在社會主義集團，但又不拒絕工農要求而一再讓步，終於導致團結工聯的極端份子號召奪權而令卡尼亞的繼任人賈魯塞斯基藉爲口實，採取戒嚴行動，摧毀波蘭人民的民主及民族自決運動。

當一九八〇年七月華沙及格但斯克工人罷工，抗議政府肉品加價措施時，吉瑞克爲圖諉過，竟然宣佈工人反抗行動係受反社會主義勢力「社會自衛委員會」(KOR) 及「獨立波蘭聯盟」(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Poland, KPN) 的教唆。波共以社會自衛委員會接受西方經濟支援而認係西方干涉內政的證據；蘇聯及蘇聯集團更以西方國家工會對團結工聯的聲援而大肆攻擊，其目的是想藉此使人民不信任此等組織而予以分化。

不過，波共分化團結工聯的手段，並未成功，因而又對之進行醜化策略。波共認爲團結工聯一再利用罷工而提出工農利益以外的要求，迫使政府讓步，不但已逾越格但斯克協議的範圍，且其所提政治性要求，如主張將公有生產工具改爲集體所有、干涉國家聯盟政策、干擾政府用人行政等，均已使團結工聯走上與波共爭奪政權的革命途徑。團結工聯的活動，應該對年餘以來全國生產減少及人民生活更趨惡化負責。波出又指出：團結工聯表面上代表工農，實際上完全被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分子所把持，明顯的例證是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團二十位代表中，實際僅二人係工農代表。因而波共告訴人民，工聯並不代表人民而僅係利用名義從事反革命活動，企圖損害波蘭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值不得工農羣衆的真正支持。

一九八一年九月下旬賈魯塞斯基即曾提出政府將使用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護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警告。十月當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種種改革主張並發出「告東歐各國工人書」，要求組織類似的獨立工會以後，團結工聯乃被蘇聯及蘇聯集團目爲反革命的奪權組織而對波共施加壓力，要求波共履行諾言，爲保障波蘭社會主義而鎮壓團結工聯。主張溫和談判的卡尼

亞於十月十八日辭職，由賈魯塞斯基繼任波共第一書記並兼任總理及國防部長，集黨大權於一身。至此，武力鎮壓的形勢已成，終因團結工聯於十二月十二日提出就共產政體交由公民複決的主張而於十三日由波共宣佈全國戒嚴，實施軍管。

蘇聯對波蘭危機的態度，可從傳統及意識型態的因素，加以說明。在傳統因素上，波蘭對其東鄰的俄國，有非常大的影響。當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曾向邱吉爾表示，俄國百餘年來曾受到經由波蘭而來的兩次侵略，因此波蘭必須置於對俄國友好的政權下，方能保障蘇聯的安全。因而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會議時，蘇聯堅持波蘭必須置於蘇聯控制之下。由意識型態的聯盟關係看，波蘭處於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的東德之間，如波蘭民族自決而擺脫波共統治，則將使東歐共產集團陷入解體危機。因此，就以上兩種因素看，蘇聯絕對不允許波蘭脫離蘇聯的控制。東德、捷克及匈牙利，亦附和及追隨蘇聯此項態度。

蘇聯既不容許波蘭脫離控制，它可否採取對付捷克自由化的辦法而直接進兵佔領波蘭呢？如蘇聯不計後果而採行此項策略，則除引起波蘭人民的全民抗拒外，更將使整個共產理論，完全破產。共產黨自認是勞動階級或工農羣衆的先鋒，倘因勞動階級意識的不同而對其進行暴力鎮壓，則共產集團將成爲國際強盜集團。對共產黨自稱代表勞動階級一語，更無法自圓其說。因此，蘇聯除非萬不得已，不會採行使共產理論完全破產的進兵佔領策略。最可能的是透過波共傀儡，對波蘭人民實施威嚇利誘等手段，使波蘭不致脫離蘇聯的控制。

當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波蘭總理巴比契(Babich)宣佈波蘭的罷工情勢將引起波蘭友邦的不安後，蘇聯「塔斯社」於八月十九日開始報導波蘭的「停工」事件，同時也報導西德報復主義者主張重分波蘭，收回東普魯士的消息，暗示波蘭只有留在共產陣營內，才能保障其國家安全邊界的完整。波共中央委員會則說：「波蘭是社會主義陣營各民族與國家的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將依照國際傳統，經常而且在任何情形下，盡力而爲，以享受朋友們的承認和尊敬，成爲爭取國際合作、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戰鬥中的最可靠環節。」此即表示在面臨困難時，波共仍爲蘇聯及國際共黨的忠實傀儡。十月三十日卡尼亞偕總理平可夫斯基(Jozef Pinski)訪問莫斯科與蘇聯領導會晤時，布里茲涅夫表示深信波共能解決其所面臨的嚴重政經問題，將能提升波蘭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及全面進步。十二月五日華沙公約各國領袖於莫斯科集會時，各國領袖亦表示相信波蘭共產黨、勞動階級及勞動人民將能克服其所面臨的困難而保證波蘭沿社會主義發展途徑的前進；並且保證華沙公約會員國對波蘭的友好、團結與支持。當時卡尼亞則強調波蘭曾經是，現在是，且將繼續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及社會主義各國共同家族的堅強一員。卡尼亞的聲明，使蘇聯以及華沙公約各國領袖放心，至少使蘇聯決定不必出兵干涉而由波共傀儡自行應付波蘭危機。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布里茲涅夫在向蘇聯共黨第二十六屆大會報告時表示：「波蘭的反社會主義者，獲得外力支援，正製造混亂而希望走向反革命的途徑，興起對波蘭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十二月華沙公約領袖們莫斯科會議中，顯示波蘭共產黨、勞動階級及勞動人民能堅定倚靠她的朋友及同盟國家。我們將不會背棄社會主義的波蘭，在友好的波蘭遭難期間，我們將和它站

在一起！」不過，布里茲涅夫於三月四日會晤波共代表團時，曾促卡尼亞對所謂「波蘭的反社會主義者」，採取實際鎮壓行動。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蘇共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 (M. A. Suslov) 訪問華沙，協助解決波共所面臨的意識型態問題。他強調兩國合作及譴責帝國主義以各種形式干涉波蘭事務及利用波蘭情勢以顛覆活動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與團結。早在波蘭團結工聯要求承認工會罷工權時，蘇聯法學教授巴格拉 (Prof. M. Baglai) 即在「真理報」上發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工會」一文，表示由於社會主義社會已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勞動階級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完全一致。再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所有發生於管理上的問題均可經由民主討論方式，加以解決。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實不能有罷工，亦不容有罷工。波共鑒於內部情勢，並未接受蘇聯法學家的此項觀點，仍然承認工會的罷工權力。

波共領導雖然在口頭上一再承諾波蘭將永遠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但却遲遲不對團結工聯採取鎮壓手段，遂引起蘇共的不滿。蘇共中央委員會乃於六月五日致函波共，指出自危機開始，蘇共即要求對於社會主義敵人利用波蘭情勢以達成其長遠反共目標的企圖，嚴予抗拒，但波共却一再退讓妥協，以致彼等得寸進尺，公開奪權，使波蘭境內的反共及反蘇浪潮，一再高漲。帝國主義勢力更加强其干涉波蘭事務的企圖，形成了對波蘭社會主義的嚴重危險及對波蘭國家獨立的威脅。如果社會主義的敵人取得政權，如果波蘭被剝奪社會主義陣營的保護，則帝國主義的血手必將立刻染指波蘭。波蘭的國家獨立，主權與邊界，將無人能予保證。該函又稱：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華沙集團領袖們莫斯科會議中，一九八一年三月四日布里茲涅夫會晤波共代表團以及四月二十三日蘇斯洛夫訪問華沙時，曾一再強調堅決對付反革命勢力的重要，卡尼亞與賈魯塞斯基雖同意蘇共的看法，却不採取行動而一再讓步與妥協，甚至對波共全會代表的選舉亦不予控制，以致譁衆取寵的投機份子多被選爲代表，而有經驗且致力於黨務工作的人們，反被摒於全會之外。且代表中具有工人背景者非常少，其結果將可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份子在黨全會中，遭遇決定性失敗而消滅共黨。該函最後說：「帝國主義正積極利用波蘭危機，使社會主義體系、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原則，喪失信任，而對國際共產運動進行新的攻擊。因此，波共不僅對其本土的命運，波蘭的國家獨立、進步與社會主義的使命，擔負歷史性責任，同時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亦承擔龐大的責任。」波共應動員社會中健全成分來抗拒階級敵人與反革命進行鬭爭。蘇共深信波共中央委員會將能衡量情勢，承擔歷史性的責任。

波共雖同意蘇共的上項看法，但仍未採取任何抗拒或鎮壓行動，以致各華沙公約國均紛紛響應蘇共的觀點而要求波共採取強硬行動。華沙公約武裝部隊總司令、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庫里可夫 (Marshal V. Kulikov) 於「紅星報」(Krasnaya Zvezda) 撰文稱：「目前，帝國主義正積極干預人民波蘭的內政，給予反革命勢力物資援助及道義支持，企圖把波蘭拉出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各國的堅定團結及其武裝部隊聯盟的更大加強，乃社會主義陣營的極端重大任務。此項團結乃保護社會主義成果的可靠保證，構成我們各友好黨與政府和平政策的基礎。」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五日葛羅米柯 (A. A. Gromyko) 應邀訪問華沙。雙方在公報中堅決譴責社會主義敵人破壞歐洲現狀的陰謀，並確認華沙公約各社會主義國家將採所有必要措施，使其防衛能力維持適當水平而保持其安全。卡尼亞也再度承認波蘭永遠是社會主義國家及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但由於波蘭危機的性質並非源自帝國主義的干涉，因而不願採取鎮壓行動。七月波共大會，蘇共及東歐各國共黨均派代表團與會，繼續對波共施加壓力。卡尼亞連任黨書記後，對黨內選舉，採取相當改革措施，對團結工聯則警告勿再過份要求；但仍不採取蘇聯集團所主張的鎮壓措施，而希望以和談方式解決困難。但至八月九日波蘭總理兼國防部長賈魯塞斯基與華約武裝部隊總司令庫里可夫於華沙會談，討論波蘭武裝部隊的戰鬪準備狀況。波蘭裝甲部隊司令等亦列席會談。這顯示華約將藉賈魯塞斯基而實施武力鎮壓。於是當團結工聯召開全代會，堅持激進路線時，賈魯塞斯基乃接替卡尼亞出任黨書記職務，並於工聯極端分子要求對政權進行公民復決時，甘為蘇共傀儡而宣佈戒嚴，逮捕工聯領袖，扼殺波蘭人民的民主及民族自決運動。

在應付波蘭危機期中，蘇聯及華約集團除利用波共傀儡外，並曾以德國復仇主義者要求恢復一九三七年德國疆界而威脅波蘭人民。同時更以華約在波蘭境內的聯合軍事演習及蘇聯軍隊在蘇波邊界的軍事演習，威脅波蘭。西方國家曾對蘇軍可能進兵波蘭，提出警告。蘇聯無懼於西方的警告，因其在進侵阿富汗時，已經充分衡量過西方的所有反應。倒是意識型態的考慮——「工農代表鎮壓工農；無產階級的先鋒鎮壓無產階級」，使其不敢輕易採取佔領行動。尤其在陷入阿富汗泥淖之後，除非萬不得已，蘇聯當然不會再陷入波蘭泥淖。

此外蘇聯尚以利誘方式，如延緩對波貸款償還年限，以糧食及工業原料及瓦斯石油等，供應波蘭，使其不致完全脫離蘇聯及共產集團的控制。此亦係蘇聯及華約集團所採應付方策。

就賈魯塞斯基採取戒嚴軍管以鎮壓人民的民主及民族自決運動而論，雖然波蘭當局宣稱，此舉已使波蘭免於捷克一九六八年的不幸遭遇，但究係對人民意願尤其其民族使命的無情打擊。就共黨政權的統治而論，戒嚴軍管則是人民的「代表」鎮壓人民，充分顯示出共產黨爲了保存其政權的命運可以不顧人民的死活。此點可以警醒西方某些學者或政客，如忽視意識型態而以爲可藉選票自由選擇或推翻任何政權，就應該考慮選擇共產黨或共產黨同路人執政的後果了。

### (二) 畢英賢先生：團結工聯奮鬥策略之檢討與波共鎮壓政策收效程度之研究

波蘭一九八〇年夏所開始的工人運動，雖然是在以往各次工人運動的延續，但也有其本質的不同。正如「波蘭獨立聯盟」(KPN) 的創始人莫梭爾斯基 (Leszek Moczulski) 所說，這是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運動。凡革命運動的形成必須有三個基本條件：人民對現存體系不滿；存在着關於政治結構的新構想；存有決心利用強制力量達成改革社會結構的先導組織。這三個條



件在波蘭都有，這是波蘭「團結」自由工會從一九八〇年九月成立以來，聲勢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

波蘭人民絕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與共產主義水火不容；波蘭人民在歷史上多次遭受俄國的侵略與壓迫，對馴服於莫斯科的波共政權自然厭惡，波共的經濟政策的結果頗不理想，令人失望。於是，波蘭人民希望取銷史達林式的計劃經濟、親蘇的對外政策、共黨的一黨專政，而建立一個經濟上自營 (Self-management)、外交上獨立、政治上民主的「自治共和國」 (Self-Governing Republic)，或「第三共和國」 (Third Rzeczpolita)。一九七六年工人暴動之後，波蘭知識分子紛紛組織團體從事改革運動，其中最活躍的是「社會自衛委員會」 (KOR) 及「波蘭獨立聯盟」。此外，波蘭海外流亡分子也成立組織，與國內地下組織聲息相通，其中最具有影響力者是在美國的「波蘭事務研究小組」，為國內短程與長程獨立活動擬訂計劃，並設計適用於波蘭的政治概念。

一九七六年工人暴動之後，波蘭人民了解，如果工人與知識分子不團結一致，則無法對波共政權施加壓力。此外，工聯主席華勒沙 (Walesa) 說：「成盆的水潑在石頭上不會留下痕跡，但連續不斷的水滴可以使石頭破裂。」因此，團結與穩健是這次工潮所具有的特點，也是策略指導。事實上，在一九七六年事變後，波蘭改革運動的總目標與行動原則已逐漸形成。這個總目標是使波蘭逐漸達成「民主化」。在這次工人運動中所見到的策略可概括為「抗議與談判」，其行動原則如下：

1. 聯合抗議：在多數中心城市同時舉行抗議，把全國聯為一體，使抗議成爲一個社會運動；各抗議團體以小規模、但獨立地活動，並掌握主動權。抗議主要手段包括散發傳單，張貼標語，以及示威與罷工等。

2. 依賴教會：波蘭人民多屬天主教徒，與教會取得連絡不但可透過教會影響廣大羣衆，而且可藉教會與政府談判，更可利用天主教爭取西方國家的道義支援。

3. 組織各種職業工會：團結工聯以「助產士」自居，促使其他社會組織產生，諸如：自由農民協會、農村團結組織、藝術協會等，並使它們成爲壓力團體。

4. 使波共政府在壓力下談判：工聯首先宣佈於若干天之後舉行罷工，同時要求波共政府就某個或某些問題舉行談判，在正式罷工之前，往往舉行數小時之警告性罷工以使波共在談判中讓步。

5. 罷工：罷工分企業單位罷工、地區性罷工、與全國性罷工。罷工是工聯最後手段，不輕易使用。罷工方式是，各工人佔據原工作崗位，不離開，不工作。部分人員罷工則全體停擺。

6. 抗拒政府收購糧食：工聯領袖認爲，糧食已成爲尖銳武器，可用以迫使政府談判與讓步。因此，「工聯」勸阻甚至迫使農民抗拒政府收購糧食。

7. 成立新聞機構：把工人運動的活動與措施向國內外傳播，以便內求行動一致，外求國際支援。

8. 小步政策：也就是華勒沙所謂的滴水穿石的策略，每次不作太大的要求；但是步步進逼，不予放鬆，也就是所謂的溫和平作風。

一般而言，在一九八一年九、十月間團結工聯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工聯的「抗議與談判」策略收效很大，曾迫使波共政府束手無策，黨政領袖頻頻換人，作出很多讓步。其成功原因除了策略運用得宜外，也由於工聯內部大致團結，溫和派佔上風；同時，波共領導階層內有分裂現象：即「馬列主義傾向」與「機會主義傾向」，後者主張向團結工聯妥協。工聯代表大會後，急進派聲勢漸大，同時十月中旬波共領袖換人，對團結工聯的態度漸趨強硬。有人認為，團結工聯的問題在於「年輕」與「理想主義」，易傾向極端。十二月初，若干工聯領袖的極端言論與主張，終於引發了波共政府的軍事鎮壓。

格但斯克等地一九七〇年的工潮被鎮壓，一九七六年夏在拉頓等地復燃，雖被迅速解決；但從此工人與知識分子開始結合，他們從屢次工人運動中得到教訓，所以才能在一九八〇年掀起洶湧波濤。這次軍事鎮壓雖不能達到一舉撲滅團結工聯的全部力量，但一年多來波蘭工人所爭取得到的自由權利中的大部分已毀於鎮壓之中。赤手空拳的工人畢竟不是組織嚴密的武裝力量的對手，況且在波共政權背後還有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為後盾。因此，在軍事鎮壓下，波蘭工人運動將轉入低潮或暫時蟄伏，但工人運動的趨向將會延續。除非波共大施革新，否則下次工人運動將更壯大，更難以阻止。

#### （四）蔡政文先生：西方國家對波蘭局勢所持態度及所能採取行動之限度

從十二月十三日開始，波蘭宣佈「戰爭狀態」，採行戒嚴法，並逮捕團結工聯領導人員。西方國家的政府面對波蘭軍事委員會的鎮壓行動，起先採取觀望的態度，然後再進一步表示其立場，最後才考慮制裁的行動。不過，大致而言，西方國家的態度是相當模糊不清的，而且在行動上也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矛盾狀態。茲就西方國家對波蘭情勢發展所採暫時態度與反應做一探討。

西方國家對波蘭情勢發展所作的反應，在政府與人民兩方面是不同的。政府所持態度較謹慎、保守，而人民則較強硬並立即舉行示威遊行抗議波蘭軍委會的行動、要求釋放被捕的工會領導人員、取消戒嚴令。這主要是因政府基於國際政治的互動原則（現實主義）來決定其立場，而人民則基於人道與道德的原則來決定其行動。

無疑的，雖然西方國家政府都預料到波蘭團結工聯與波共的對抗，遲早會受到鎮壓，但一般所觀察的對象，都是以蘇聯的動向為主；因而沒料到是以「軍事政變」的方式，由波蘭軍隊執行閃電突擊行動，使得團結工聯措手不及，連組織非暴力的抵抗都來不及。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各國政府的初步反應還是擔心蘇聯不會出兵干預的問題。所以，在十二月十四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方面呼籲波蘭政府盡量自我約束，同時希望外力不要介入。而歐洲共同市場十國外長在十二月十五日也做了同樣的表示，要

求歐安會議最後議定書的簽署國不得干預波蘭內政。至於法國、德國政府更認為這是波蘭內政問題，它們不擬干預。美國則是自始採取強硬態度的國家，一方面警告蘇聯不得干預，他方面則要求波蘭政府尊重人權。換言之，西方國家政府大體上採觀望態度。

當西方國家確定波蘭軍委會有可能暫時穩住政局，而蘇聯又未公開介入後，各國一方面譴責波蘭政府嚴重破壞人權與民權，並要求波蘭釋放被監禁的波蘭人民以及恢復十二月十三日以前波蘭人民所爭取到的自由，他方面則考慮如何制裁波蘭政府，使其善待人民。例如法國總統密特朗就譴責波蘭軍委會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繼由總理莫華表示將對華沙當局施壓力，促使其結束軍方的壓制行動。英國也採相同態度，只有西德則僅表示關切，但不擬制裁波蘭或蘇聯，因西德認為蘇聯未干預波蘭政局，而波蘭政府有可能改變政策。在西方國家之中，美國則是最積極者。雷根總統在十二月廿四日宣佈中止與波蘭經濟關係。目前日本政府表示願與歐美聯繫參與制裁行動。

西方國家人民的反應相當迅速，他們基於人道的立場，在獲悉波蘭變成軍事統治及工聯領導人員被捕後，立即組織示威遊行。例如法國在十二月十四日由工會組織抗議示威，除了法共與共黨工會（勞工總聯盟）未參與外，從極左到極右的黨派與工會都參加。其他各國的人民也都一樣，均採取行動抗議波蘭的軍事統治，他們除了要維護波蘭人民的自由及要求釋放被逮捕的人員外，也要表達反共、反蘇、及反法西斯的情緒。美國工會的行動更具體，例如在碼頭，拒卸波蘭商船的貨物。

另外，西歐各國共黨，除法共外，都分別譴責波蘭實施軍事統治。義大利、西班牙、英國、比利時、荷蘭與希臘的共黨組織都採類似行動。其中以義共最強硬。

儘管西方國家對波蘭局勢抱着關切的態度，但在立場上，美國較強硬也較積極，而西歐的英法德雖都譴責波蘭，但因它們期望與蘇聯和解，以致在行動上也就不如美國積極。

波蘭情勢的演變雖然決定西方國家所要採取的行動，但今後不管情勢如何發展，西方國家所能採取的措施僅能止於非暴力的方法，而不能有任何軍事干預的行動。因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國都相互尊重對方的重大利益地帶，以避免兩大集團因直接軍事對抗而引起核子毀滅性戰爭。波蘭既然是蘇聯重大利益地帶，所以，西方國家不可能、也不能對波蘭採取任何軍事性的制裁行動。縱然蘇聯直接軍事干預，協助波蘭軍委會控制局勢，西方國家也不能有任何軍事行動。

既然軍事行動不能採行，則西方國家最多只能採取非暴力的方法來迫使波蘭當局結束軍管及釋放被捕人民。這些方法中經濟制裁應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波蘭向西方國家舉債二百七十億美元，在某種程度內相當依賴西方，所以，邏輯上，如對波蘭實施經濟制裁應最為有效。可是，事實上又不完全如此。首先，經濟制裁必須西方採取一致行動；其次，需要波蘭無其他後援；最後，要考慮人道問題。但西方國家根本無法採取一致行動，美國是第一個採經濟制裁的國家，西德、法國、英國就未跟進。除了各

國有自己的利益問題外，其中還夾雜許多因素，例如維持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和解的維護等，而最大的問題是波蘭經濟瀕臨崩潰的境界，如果因制裁而使波蘭陷於絕境，則西方債權者都無法獲償，同時也不符合西方當年協助波蘭的本意。因為西方與東歐的經技合作，除了市場的考慮外，還想和平改造東歐國家。另外，波蘭背後尚有蘇聯可做奧援，雖然蘇聯本身經濟有問題，但它既然指使賈魯塞斯基將軍實施鎮壓，也就必須負起援助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是西方對波蘭人民一向具有無限的同情心，不願見到波蘭人民陷於糧食缺少的絕境。所以，西方各國政府雖一再警告波蘭當局，但還是繼續有限度的援助波蘭。雷根總統中止與波蘭經濟關係時，也一再強調是對波蘭政府的警告，而非對付波蘭人民，因此，他還是要經由民間運送食品給波蘭。由此可見經濟制裁的行動也有其限制。不過，西方國家如能一致採取經濟制裁的措施，多少還是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對波蘭採非暴力方法尚有透過世界輿論施加壓力的一途。不過這種方法如不配合其他更具體的制裁措施，所產生的效力仍然有限。

至於一旦蘇聯派兵直接介入波蘭政局時，西方國家也只能運用非暴力的方法如經濟制裁、停止限核談判、凍結和解、加強北約國防力量等，這些固然可對蘇聯產生若干壓力，但其效力恐無法迫使蘇聯撤兵。無論如何，西方國家唯一採取這些步驟，來表示其反對與制裁決心，以便嚇阻蘇聯。以目前而言，只要賈魯塞斯基有能力掌握全局，蘇聯可能不會出兵波蘭。

綜上所述，在波蘭危機中，西方暫時所採的態度先是觀望，再為譴責，最後才考慮制裁。可是在行動上，西方國家不可能採軍事制裁的方式，只能經由非暴力的方式。在各種非暴力的方式之中，自以經濟制裁較為有效，可是也有其限制；如果西方各國不採一致行動，而又過於顧慮人道立場時，則效力更為有限。目前美國已採經濟制裁行動，其他西方各國實有必要跟進。這對波共的軍管鎮壓，多少還是會有影響力的。

（附註：本報告所用「軍事政變」一詞，係採用西歐學者的說法。因波蘭的局勢演變是賈魯塞斯基與軍方密切配合，發佈戒嚴令、管制工會運動，故西歐國家一致稱其為「軍事政變」）。

##### （五）王章陵先生：中共對波蘭局勢演變之態度與應變措施

波蘭事件的特徵，不只是標誌波蘭「人民革命」力量的壯大，而且標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制度之沒落與崩潰。它在戰後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共當波蘭工潮於一九八〇年七月爆發之始，對於這意義並沒有重視。因此，它對波蘭工潮的態度，只是根據它「反霸」的既定政策來加以處理。在公開宣傳方面中共除反對蘇俄對波蘭事件進行干涉外，並曾作下列表示：

第一、表示同情波蘭工人的罷工行為。最初，中共新聞媒介除大量報導波蘭罷工工人所提要求及有關資料外，僞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在接見美國「國際論壇報」記者訪問時，並公開表示：「中共對波蘭人民寄予同情。」

第二、指責波共經濟、政治政策失誤。如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共「年終報導」，指責波共吉瑞克「上臺十年來在經濟建設方針政策上失誤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以及過去政治、經濟體制所包含的各種弊端——缺乏民主、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幹部特權等等，已引起了國家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一年來，波蘭事件對大陸工人，曾經發生很大的影響：據「星洲日報」引載「洛杉磯時報」專欄報導：「大陸煤礦工人、工具與印模工人和化學工業工人要求成立不受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工會。在北京以西的大原市的鋼鐵工人舉行示威，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其他行動是，東北大型鞍山鋼鐵廠工人由於有許多問題不滿，舉行了兩天罷工；上海玻璃廠工人舉行兩天罷工，五六宗抗議舊廠關閉，解雇工人。昆明一家電力變壓器製造廠的工人罷工，抗議廠方把新建的公寓分配給廠長、黨書記、工會領袖及其朋友，他們靜坐罷工，歷時三天」。

在文藝作家方面：由於胡耀邦於一九八〇年二月「劇本創作會議」上宣佈收縮「解放思想、文藝民主」政策，並指名批判作家沙葉新，引起作家不滿，紛紛抗議。十一月下旬，在江蘇鎮江召開的「全國大型期刊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大型文學期刊編輯協會」；與此不相前後，東北三省也在哈爾濱召開「東北詩歌會議」，決定組織「東北詩人聯誼會」，並出版刊物。在此之前，民辦刊物也在廣州召開一次「地下刊物會議」。這些活動，都是要求民主與自由，要求脫離共黨的領導。

在學生方面：一九八〇秋以來，大陸各地至少發生過十五次到二十次示威遊行，其中大部分為青年學生。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底，即有五千多名失業青年在上海遊行示威三天。河北方面，十二月初亦有六千多名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中共官僚政治。八〇年秋天的人民代表選舉中，有些大學學生非常活躍，不少人以獨立競選人姿態出現，發表自由言論。

這些活動，對中共構成威脅，更助長了中共黨內軍內「左」派勢力的抬頭，並影響了中共的政策。因此，自一九八一年年初以來，中共對波蘭局勢的態度，乃有很大的轉變。它的做法是：一方面在大眾傳播部門盡量減少對波蘭事件的報導；一方面則對內採取種種鎮壓的措施。

中共本來要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召開「十二大」，「十二大」沒有開成，乃改開「中央工作會議」。那次會議，作了兩大決定，一為大幅度作經濟調整；一為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要配合嚴峻的經濟調整規劃，整飭「治安不靖」、「道德淪落」、「罪案頻仍」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會問題。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下達「第七號文件」，隨之，又發出「第九號文件」。它的主要內容為：1.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者言行必須採取堅決措施；2. 禁止創作「傷痕文學」和「暴露文學」；3. 授權高級幹部必要時可以逮捕、扣押任何「非法組織」及「非法刊物」的活動份子。

從這「文件」觀察，可以知道，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三中全會」以來政策的大轉變。因為，按照鄧小平、胡耀邦等的想法，是要堅決粉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精神枷鎖」，要求「思想解放」，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此，

准許出現「大字報」運動，准許出版「民間刊物」，准許「文藝民主」，准許創作和出版「傷痕文學」與「暴露文學」，但是，早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召開第四次「文代」的時候，「極左」派對「文藝民主」的政策即已提出攻擊，爲了討論這個問題，中共曾在一九八〇年二月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在那次會議中，胡耀邦採納了「極左派」意見，要求文藝要注意「社會效果」，並指責沙葉新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但沒有指名批判白樺，因爲白樺是鄧、胡鬪爭「四人幫」的功臣。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軍方根據「七號文件」，對白樺所寫「苦戀」，展開批判。六月，中共召開「六中全會」，討論了這問題。七月，鄧小平與胡耀邦再不能庇護了，乃被迫公開批判白樺。由此可見，中共政策的轉變，在黨內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六中全會」以後，中共採取了具體行動：

1. 全面逮捕民主運動活動份子；
2. 發動全面的文藝整風運動，並批判「新馬克思主義」者；
3. 逮捕從事宗教活動的教徒；
4. 嚴禁大陸女子與外籍人士結婚，如「李爽事件」。

而且，在工人方面，中共原來打算讓工人直接管理企業——決定生產水平，分配利潤，僱用和解僱經理，現在也把這計劃「悄悄地取消了」。這些措施，都是爲了要防止波蘭「人民革命」在中國大陸重演。

## 七、自由發言

李邁先先生：

從歷史觀點看，波蘭地處歐洲敏感地帶，易起一葉知秋之象徵性作用。而東歐自由化運動歷史淵源已久，雖此自由化運動常被抑壓而不獲成功，但這些星星之火總是可以指出一個方向，即共產集團開始發生裂痕，最後將導致整個共產政權之崩潰。希望此次波蘭工人的抗議模式能形成一新方式，由共黨控制的工會出現挑戰、反抗的力量，然後再由工會、宗教團體、共黨黨員聯合起來推翻共黨政權。

項士揆先生：

個人以爲波蘭局勢的未來發展有三種可能性：(一)波共鎮壓成功，團結工聯逐漸式微；(二)團結工聯暫時退讓，日後伺機東山再起；(三)團結工聯不顧波共警告，採取激烈對抗措施，導致內戰。(此種可能性已微乎其微矣)

在波蘭局勢演變過程中，舉世一致矚目的是蘇聯是否會出兵干預？個人認爲此種可能性不大。因今日共黨世界較之二次戰後初期已大不相同，蘇聯之意願已無法立刻在東歐國家中得到一致回響；同時阿富汗事件尚未解決，若再介入波蘭，可能引起更大之激盪。因此蘇聯可能採取的措施是雙管齊下：一面暗中全力支持波共政府，一面發動東歐國家予以聲援。

就美國而言，雷根政府雖致力充實軍備重振往昔聲威，但目前仍無實力立刻與蘇聯攤牌，故除了再三呼籲、警告蘇聯不得干預波局外，其所能採行之實際制裁措施仍屬有限。縱使蘇聯真正出兵干預，美國所能做的，至多恐將限於經濟制裁行動，若說會爲了波蘭而犧牲美蘇兩國間之武器談判，則是令人懷疑的。

中共方面的反應，相當微妙。若其聲言支持波共政權，則勢必違反美國及西歐國家之立場；又因其本身亦爲共產政權，自不敢公開支持團結工聯，故頗感進退維谷。但其希望藉由波蘭局勢之惡化，導致美蘇間之直接衝突，進而提高「中共牌」身價之意圖，則是毫無疑問的。

波蘭局勢的變化與我國雖無直接迫切的關聯，但在波蘭局勢的演變中，是否會因美、蘇衝突之加劇而提高了中共之地位，却是值得吾人密切注意的。

對於波蘭政局個人認爲我們可採取下列二點措施：(一)在中共難於表明其立場時，透過我國之工會組織加強聲援團結工聯。(二)向世人指出波共、蘇聯或中共政權迫害人權的本質。

丁懋慈先生：

波蘭局勢的演變有下列幾項特質：(一)民族主義勝於民權主義。(二)波蘭有自耕農且境內天主教會勢力龐大。(三)在二次大戰後大舉外債，導致經濟惡化。(四)團結工聯的組成份子除工人、農人外，並有共黨黨員。(五)此次的工會運動與一九五六年及一九六七年的運動並不相同。

團結工聯的目的在於要求達到下列幾點：(一)工人管理工廠。(二)工人組織、產生團體。(三)自由選舉。(四)以全國公民投票來解決國家政體問題。

個人認爲蘇聯不會進兵波蘭，理由如下：(一)阿富汗問題尚未解決。(二)波蘭聲明站在東歐立場，使蘇聯無機可乘。(三)華沙集團不見得會配合蘇聯的出兵行動。(四)蘇聯懼怕它的出兵正符美國的心願。

王兆徽先生：

從歷史上看，波、俄自古卽爲世仇。十六、十七世紀波蘭、立陶宛曾二次聯合兵臨莫斯科，而在十八世紀時凱撒琳大帝曾瓜分波蘭。因此今日蘇聯在處理波蘭問題時小心謹慎；因爲蘇聯內部有激進派、緩和派之分，且需顧及歷史仇恨是否會加劇進兵的後果。而美國國內波蘭人勢力不可忽視，加以現任教宗出身波蘭，這些也都影響到蘇聯是否進兵的決定。個人認爲，工潮或將緩和轉入地下，但不會被消滅。

羅石圃先生：

波蘭問題的中心是民生問題。目前工人雖被壓服了，不能罷工，但工人可以怠工爲手段。若民生問題無法解決，則波蘭局勢

亦將無法改善。今日我們要解救大陸同胞，在大陸上實施三民主義，亦先要解決民生問題。

尹慶耀先生：

波蘭問題有下列特點：(一)波蘭曾舉行民意調查，顯示在波蘭影響力佔據第一位的是天主教會(三千三百萬人)，第二是團結工聯(九百五十萬人)，第三是軍隊(三十二萬人)，第四是黨(二百九十四萬人)；但由於團結工聯動輒罷工，其地位已漸下跌。(二)賈魯塞斯基是以政府、軍事首長的身份發佈戒嚴令，而不提及其在黨內的地位，頗令人詫異。(三)共黨國家對團結工聯的指責態度一致，因為它們的內部也有類似波蘭的問題，唯恐波蘭運動蔓延至自己國內。(四)西方世界的態度不一致，原因是在七〇年代東歐國家進行現代化時，西方曾大量給予貸款，僅波蘭一國就曾舉債二六五億美元，其中政府貸款一〇五億美元，民間貸款一六〇億美元；而在後一貸款中西德就佔了三分之一。故此西德未與美國採取一致的譴責行動，唯恐波共垮臺，而使西德貸款無法收回。(五)雅爾達協議中的波蘭及中國大陸，在今日都給世界帶來了不良的影響，美國應當檢討當初的政策所遺下的後果。

吳庚先生：

個人在奧國求學期間曾與東歐國家知識份子接觸，而有下列的體認。東歐(尤其波蘭)的知識份子在共產主義教條的控制下崇拜青年馬克思思想；並欲以馬克思的人文主義思想調和宗教信仰，以克服馬克思所謂的宗教疏離感，這是反抗共黨政權的思想動力。

波蘭發展的前途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一)經濟方面：基本上，波蘭經濟自由化的脚步較慢，是否可能步捷克、匈牙利後塵，採取以市場機能、價格制度來調和中央控制的經濟計劃，並尊重個別生產單位決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無疑問。

(二)政治參與方面：波共政權承認工會地位及工廠管理參與權，是其對團結工聯之讓步；但工聯所要求的全民投票勢將引起波共政權合法化的全面動搖，並給予蘇聯引用布里茲涅夫主義的藉口，波共必予拒絕。因此較適宜的解決方式或為採用南斯拉夫模式：即在工農自治口號下，由基層組織乃至國會都設立基本單位(basic unit)，由工會選出的代表與鄉鎮代表、黨代表成爲「三結合」的組織。不過，縱能作到此一地步，也還是暫時性的妥協，因爲在共產制度之下，人民的政治參與是無法完全達成的。許智偉先生：波蘭政治危機剖析

自從十月底，波蘭共黨罷黜前波共頭子卡尼亞，代以賈魯塞斯基將軍以來，歷時一年半之久的波蘭危機，已經推演到爆發的邊緣。波共當局在蘇聯的壓迫和內部死硬派的督促之下，決心動用各國共黨維持政權的一貫法寶——軍事鎮壓；而團結工會，處於全國性經濟衰敝，物質匱乏，無以過冬的饑迫交困情境中，也不惜走向攤牌的絕路。

早在十二月十一日，團結工會領袖在格但斯克集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舉行全國性信任投票，以決定波蘭人民究竟是支持



波共，還是支持團結工聯。波共深知如果舉行表決，其統治權威必趨瓦解。爲了保持權位，波共主席賈魯塞斯基於十二月十三日下令逮捕團結工會領袖，拘禁了包括前波共第一書記吉瑞克在內的數十名黨政官員，然後宣佈波蘭全面進入緊急狀態，施行全國軍管。

此一情況，已引起全世界的注視。未來的發展，更成爲舉世關懷的焦點。

波蘭是一個悲劇性民族，有着充滿悲劇的歷史。在蘇俄和德國兩大強國之間，不斷的遭到瓜分亡國的命運。二次大戰以後，波蘭人民對蘇俄扶持的傀儡政權，沒有一點最基本的尊重感。共產黨員在波蘭社會中是最沒有地位的人。經過三十五年的統治，波共政權還是沒贏得知識份子、農民、工人和天主教徒的向心力。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工人暴動、一九六八年學生騷亂、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人暴動，顯示出波共政權完全缺乏統治的法理權威。

直到一九七七年，大約有八十名教授組成秘密的「巡迴大學」(Flying University)，在普通公寓中教授波蘭真正的歷史文化，震醒了波蘭人民一直擁有的文學和知識天賦。加上社會流動性低，人民改善社會地位的機會愈來愈小；還有波共領導階層，利用特權營私舞弊，漠視民間疾苦，貪污腐化、偏袒及啓用親人，造成了知識份子及人民的不滿。於是波蘭不滿知識份子頭目柯倫 (Kurón) 利用「社會自衛委員會」(KOR) 的組織，積極與工人們聯手抗議，成爲工人運動策略的導師。

又波蘭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信奉羅馬天主教，一九七九年由波蘭人出任教宗（卽若望保祿二世），使波蘭人民的自尊逐漸復甦。這位教宗第一次返回波蘭故鄉，受到全國各地人民的熱烈歡迎。無神論的共黨，祇有跟着人民表示歡迎。這股宗教的精神力量 and 知識份子的自由思想，終於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工潮中滙聚起來，再加上經濟瀕臨破產，工農生活困苦，終於產生了共產世界中第一個自由獨立的團結工會。

(二) 獨立團結工會要求的目標

一九八〇年八月卅日，波共政府終於與團結工會簽訂了協議，答應了廿一項要求。協議的要點包括：1. 將修改憲法、准許在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自治勞工組織，不受黨與政府的控制，其任務是「維護波蘭工人的權利」；2. 新工會不得施行政黨功能，也不得對波蘭社會主義基礎有疑義；3. 政府尊重新工會的結構與功能，在新舊工會間將不作任何歧視；4. 應允增加工資、嚴格管制物價，改善分配機構，確保物品供應。此外，新工會可擁有自己的獨立機關報，並可組織統一罷工委員會。

一九八一年九月由全國卅八個工會支部、九百四十七萬七千名會員所選出的八九二名大會代表，在格但斯克舉行團結工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各種報導和資料顯示，團結工會的最終目標在促成「自主管理共和國」的實現，其基本前提必須使「自主管理成爲國民經濟的基礎」，使「政治多元化，以消除波共一黨獨裁現象」，並使「社會文化思想多元化，以民主主義作爲國家的政治社會基本原則」。政治、社會、經濟的自主管理，可使波蘭成爲自主管理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型態絕不同於蘇聯和其他

共黨國家。

雖然團結工會此次大會宣佈了幾近全面性的改革主張，但從理論和實際看，其所提要求，顯然受了激進派代表的影響而有好高騖遠的毛病。加上團結工會內部並不團結，組織結構複雜又鬆散，工會中央無力控制地方的主動行爲。所以雖然波蘭當局和團結工會中央可能都不願意從事激烈對抗，但是各地方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却無法停止。這不但使波蘭經濟趨於崩潰邊緣，且更加深了波共與工會之間的衝突。

(二)波蘭統一工人黨之困境

波共當局處在團結工會強大政治壓力下，仍然試圖一方面阻止工會往政治層面發展，並尋求與工會的和解、合作。這是有其不得已的理由的：

(1)三十年來波蘭發生數次罷工風潮，波共領導均採取安撫、妥協態度，而後分化工人力量，予以各個擊破。不料去年的工潮發生後，工人鑒於往日的教訓，拒絕接受安撫，並起而盡力爭取設立自由獨立的工會。波共對此未能迅速處理，殆乃自誤於從前的經驗。

(2)一年來團結工會壯大爲擁有九百五十萬名會員的團體，連同會員家屬，約占全波蘭人口三千五百萬人的十分之七。此外，波共約三百萬名黨員，其中三分之一加入團結工會。情勢如此，波共不能再三忍讓。

但是由於波共處處對工會妥協讓步，已使蘇俄深爲不滿。十月底，波共中央選出了軍人領袖賈魯斯基接替卡尼亞。卡是屬於溫和派，他的失勢顯示溫和派在波共中央的影響力業已下降，和強硬派在波共領導階層中的勢力顯着上升。

同樣地，九月間在團結工聯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溫和派領袖華勒沙雖然當選連任工聯領袖，但只獲得與會代表百分之五十五的擁護，這顯示工聯領導階層中急進派的影響力已大爲上升。

以上兩項發展的意義是，波蘭內部的情勢已趨向於極化，使得波共當局與團結工聯已難以繼續互相妥協讓步，而「對話」將完全被「對抗」取代。十一月四日，波蘭的「三巨頭」——波共頭子賈魯斯基、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及大主教葛蘭普——曾舉行空前的會談，但關於如何改善波蘭的政、經局勢，波共與工聯的立場相距甚遠。工聯要求分享波蘭政權，而波共中央的強硬派拒絕組成任何聯合政府。其結果便是雙方對抗關係的全面昇高。十二月初，團結工聯在急進派的發動下，所提出的兩項政治主張，更是導致賈魯斯基採取斷然鎮壓措施的直接原因。此兩項政治主張是：(1)十二月七日，波蘭官方傳播媒體播放了團結工會一次秘密會議的部份錄音，證明團結工聯領導階層曾在該次會議中討論了從波共手中接管政權的問題。(2)十二月十一日，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正式建議對波蘭的政治前途作全民投票，並表示執政的波共無需再在波蘭保護蘇俄的利益；團結工會的急進份子更呼籲成立一個新的非共「專家政府」，取代目前的傀儡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波共爲了保住自己的執政地位，爲了挽回已失去的政治權力，乃以「制敵機先」的方法，宣佈全國戒嚴，並成立了波蘭「救國軍事委員會」，實施軍事統治。

波蘭的「軍事化」階段會持續多久？這顯然須視賈魯斯基對今後的政局發展能否有效的掌握而定。至於團結工會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人們頗嘆息它在策略上犯了冒進的錯誤，喪失了主動的地位，而有被波共摧殘之虞。然而工會發展至今已非單純的社會運動，實含有極顯著的政治色彩。它是波蘭民主化的象徵，它擁有近千萬的會員。它的力量散佈於波蘭全境，代表波蘭社會政治發展的一股龐大潮流，是無法被完全鎮壓的。

未來的情勢發展，目前雖尙難預料，但這必定有待波共當局、團結工會、天主教會以及所有波蘭人的最謹慎、最明智的抉擇，才可避免波蘭的「內亂」與「外患」。

陳元先生：

一九八〇年七月開始的波蘭工潮，引起全世界注意。其根本造因，許多評論家以爲，是波共經濟政策失敗，以致物資缺乏，物價暴漲，人民生活水準降低。東歐經互會各成員國經濟在史達林領導之下，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都實行嚴格的中央計劃制度，並且以蘇聯的利益爲中心。開發方針也採取蘇聯式的，憑藉大量投入以爭取成長而忽略效能，埋頭向內看而忽略世界經濟的發展。在計劃方面，着重物質貨物而忽視勞務，重視工業而忽視農業，着重生產財產而忽視消費財，着重進口代替品的生產而忽視出口貨品。如此就無從提高生活水準。長期造成重大經濟困難，乃發生一九五六年十月的波茲南工人暴動。但是，改革上除了農業解除集體化以外，其他無多進展。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都發現，無法再負荷粗放性成長的方式而必須轉變爲集約性的方式，以節約資源。這一轉變必須(1)改革經濟以增加效率；(2)經濟的重建和現代化；(3)技術進步的加速。當時執政的戈慕卡乃動員國內資金，實行強迫儲蓄以從事投資，人民生活更加艱苦，乃發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工人暴動。繼任的吉瑞克實行所謂「新發展戰略」：(1)開放經濟以擴大生產規模並獲得專業化和交換的利益；(2)同時增加投資和消費，實施物質刺激以促進勞工生產；(3)大規模輸入西方技術以加速技術進步。實施這一戰略就只有大量輸入西方資本。執行者以爲，藉重西方資本和技術可以迅速擴張生產現代化的，高度技術密集的產品，不難於向西方市場輸出，獲得貿易出超來償還債務。但是，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發生重重困難。一方面由於世界經濟停滯性膨脹的衝擊，主要則由於總體經濟政策和資源分派的錯誤。波蘭的中央計劃者就不得不致力於外部和內部的不均衡，而大量減少由西方進口。這樣不但放棄了長期的發展計劃，也減少了當前的生產和出口。經濟成長率逐年降低，一九七九年更成爲負二·三。波共在一九八〇年初就宣佈，黨和政府別無他策，只有改變資源分派，由生產財的生產轉移到消費財的生產。波蘭經濟學家也多數認爲，波蘭天然資源缺乏，不能不依賴對外貿易來發展經濟，這就需要非集權的和有彈性的經濟制度。嚴格的中央計劃和管理的制度，是無法達到國際經濟合的目的。

此外，共產黨統治必然產生特權階級。當波蘭當局盡量搜刮消費品輸往西方以償還債務，又減少進口，造成市場貨物缺乏的時候，對有限貨物的享用，特權階級佔盡優先，也引起人民極大不滿。總之，經濟失敗是這次工潮的根本原因之一。

汪學文先生：

(一)中共對波蘭問題不僅重視，而且害怕會給大陸帶來不利影響。

(二)最近中共加強整頓黨風、文風，雖未若文革時期那般激烈；但其動機顯然在於怕資產階級意識侵蝕民心，及不願波蘭運動蔓延至其本身。

周煦先生：

世人對賈魯塞斯基屬溫和派或激進派爭論不已，個人認為賈氏為民族主義者，當無疑問，因為他的宣布戒嚴消除了蘇聯出兵干預的藉口。

波蘭局勢前瞻：(一)波共暫時穩定了局勢而不需借助蘇聯武力干預。(二)波蘭人民爭取自由權力的要求將很難達成。(三)波蘭在短期內無法改善其經濟。基於上述，波蘭在未來仍是不安定地區；主要涉及及到蘇聯對東歐政策，以及波蘭人民對蘇聯、對波共當局的态度。蘇聯對東歐的要求，一是安全原則——不容許華沙公約成員脫離組織；二是正統原則——共黨一黨專政；三是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上與蘇聯合作。然而波共政權不得人心，波蘭人民亦對蘇聯怨惡。

波蘭局勢演變對世界局勢的可能影響：

(一)蘇聯克制自己不採武力干涉，有利於其與西歐的關係，進而促使雷根政府與蘇聯舉行限武談判。

(二)美與西德、法國對波局反應不同，在未來可能對美與法國、西德之間的關係增加負擔。

(三)赫爾辛基協定中，西方承認戰後蘇聯在東歐的霸權現狀，相對地要求東歐國家尊重人民的自由權力，並透過東西方人民、文化交流來改變東歐現狀。但由此大事件證明，縱然東歐人民想改變現狀，而西方國家並沒有做出有效的支持，則赫爾辛基協定的假設就落空了。

(四)波蘭負債太多，要解決其經濟之困窘，唯有仰賴蘇聯，而蘇聯也必將藉此加深其對波蘭的控制。

洪茂雄先生：

從歷史上的經驗來看，任何運動或革命，首先都要有思想的引導，而思想之引導則有賴知識份子、思想家的鋪路。近二十餘年來，在波蘭的工人運動過程中，知識份子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對我們研討波蘭「團結工聯」之背景，是很重要的。

在波蘭工人運動史上，有二次很特別的事件，即一九五六年波茲南 (Poznan) 的罷工事件，和一九七六年的拉東 (Radom) 事件。這二次罷工，恰巧均發生在六月底，因波共血腥鎮壓，造成很多人的傷亡，並逮捕不少工人。事件發生的原因都是要求

提高工資，抗議食品漲價，而引發工人的衝動，但沒有堅定的思想領導。

不過，在一九五六年波茲南罷工事件發生後，華沙大學的教授們耐不住共產制度對人民的壓迫，紛紛提出批判，討論社會、政治、經濟諸問題，尤對馬克斯主義加以嚴厲批評。如經濟學家李平斯基(E. Lipinski)、哲學家柯瓦科夫斯基(L. Kotakowski)等，連共黨理論家夏夫(A. Schaf)也得承認，共產主義在波蘭已不受重視，失去了權威性。所謂「波蘭的十月」，可以說是知識份子帶頭，向共產主義挑戰，而樹立共產波蘭思想啓蒙的火炬。

在一九七六年的拉東事件中，共黨政權的血腥鎮壓，由於新聞封鎖嚴密，西方報導很少。但事實上，這次事件也造成多人死亡，五百餘工人被捕。波共試圖掩飾這個事實，又激起知識份子的不滿。同年九月廿三日，李平斯基聚合了十三位人權鬥士，如米日尼米(A. Michnik)、庫隆(J. Kuron)等，成立「工人保衛委員會」(即KOR，後來改稱「社會保衛委員會」)。他們體認到，光靠知識份子的鼓吹改革，力量有限，不如從此深入工人階級，教導工人，齊頭並進。所以今天的團結工聯，可以說是知識份子加上工人，互相團結，就產生了一股力量。KOR這個組織，在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屆全國團結工聯代表大會時，由李平斯基宣佈解散。當時他說：KOR的任務已經達成，以後要由「團結工聯」來取代這個角色，繼續為工人謀福利、爭權利。由此可知，在波蘭工人運動當中，知識份子並沒有躲在象牙之塔裏面，而是挺身而出，扮演領導的角色。

最後，回顧下一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宣言」的最後一句話：「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今天波蘭的無產者真的團結起來了，但他們不是要推翻所謂資本主義，而是要打倒共產主義。如果馬克斯還在世的話，他不知作何感想。

## 八、主席(張主任京育)結論

聽了各位先生的寶貴意見，非常欽佩，本人亦有幾點淺見：

(一)波蘭工運顯然是一個全面性的運動。它包含經濟與政治(工人要求自治、自主)兩方面之意義，且是波蘭人民爭取民族自由(對蘇聯而言)之民族運動。其導火線却是共產黨一向自詡最善於解決之經濟問題。

(二)如前所述，波共對於波蘭工運係以分化及醜化的手段來對付，先從中挑撥製造派系歧見，再扣上「為外力支使」「受帝國主義勢力利用」等罪名，俾使蘇聯得以此為藉口「要求」波共鐵腕鎮壓。換句話說，只要人民要求自由或改善生活之意圖威脅到共黨之政治權力或特權利益時，必遭受鎮壓之命運，這一點是放諸任何共黨國家而皆準的。

(三)在波共實施戒嚴軍管後，除了美國有較強烈反應外，一般西方國家的反應頗令人感覺失望。許多國家甚至連正式之譴責都不願表示，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波蘭採取外交制裁行動，大家似乎都已默認波蘭為蘇聯之勢力範圍，只要其變局不影響西方現況，就持觀望態度。這或許是因為西方想保持和解後經濟上之既得利益；而十餘年來之和解政策使西方國家居安忘危，武力已落後於蘇聯，亦是一主因。在此情形下，西方如何能採取強有力之行動？蘇聯又怎能相信西方會採取強有力之行動？同時，西方

民間反戰、恐戰之情緒濃厚，也削弱了他們支持波蘭人民爭自由及爭取改善生活行動之決心。

(四)就中共而言，它一方面想利用波蘭事件來打擊蘇聯，或引發美蘇間另一場更尖銳之鬭爭；另一方面又懼怕波蘭工運會蔓延到大陸，所以它必不會支持波蘭人民的立場。目前中共對內部已採取了種種預防及壓抑性措施。中國大陸情勢與波蘭情勢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經濟困難，人民對共黨政權之信任危機等。中國大陸出現類似波蘭工人運動之客觀條件是存在的。我們今日在此對波蘭問題舉行座談會，即是對大陸工、農及知識份子期許與鼓舞之明示。

對於波蘭未來局勢之發展，各位先生做了種種觀測，相信波局之發展不會超出這些推測範圍。個人認為波蘭問題基本的困難不易解決，因其經濟結構、制度、思想與現代的經濟思潮和人民需要背道而馳，而其經濟政策又屢生錯誤。此次鎮壓之後，有許多生產中之重要人員如知識份子及工會領袖被捕入獄，其他未能公開罷工者，相信亦多採取消極之怠工態度。任何一個喪失工作意願的民族，其經濟是無法向上成長的。波蘭若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抗運動必會再起。鎮壓只能一時，無法永遠。而自由的種子必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對於波蘭局勢寄予極大的關切，希望波蘭人民這次的奮鬥能繼續下去，達到成功，並帶給我們的大陸同胞同樣的希望。

airit